

說部叢書  
第三集  
第七十六編

風島女傑

# 新小說

俠情

## 俠賊小史

一冊 二角

猶太人某。以重利借貸爲業。有拉佛爾氏抱不平。因百計以破壞之。折老猶之饑牙。拯他人於死地。爲拉氏生平第一快舉。事節變幻。得未曾有。

國際小說

## 玫瑰劫

一冊 二角

意大利藩王維勃。無故失蹤。王素忠誠。有公爵立特者。主張聯俄。跡近賣國。王與反對。不遺餘力。俄人忌之。國人因疑國際關係。後公爵爲人暗殺。偵探從事此役者。多一時名手。卒不得當。最後公爵忽與某閨秀結婚。王亦於牧師宣讀結婚證書時。自神座前地窖中出。蓋閨秀亦王之情人。公爵以嫉寵之故。不置王於死地也。

言情小說

##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譚氏子。故世家。婚於顏。已而中落。其舅某。因而爲利。以陰謀死譚父。而奪其妻。譚某然墮入街中。最後惡人自斃。事乃大白。書中形容小人陰賊險狠。如吳道子畫鬼。窮形盡相。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初版

## (風島女傑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羅文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南昌  
廣州 汕頭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貴陽 潮州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風島女傑

一千九百十四年。歐戰劇烈之際。我英治戎設備。方以海軍唯一之榮譽。雄稱於世。余投身行伍時。被擢爲海軍少佐。常隨大佐督率艦隊。游弋於北海之中。大佐以余年少。不畏難。頻加青目。一日。使余登氣球。任斥候守望之責。球高出雲表。止一繩。下著於艦。風烈球動時。有斷綆之虞。余登球數矣。從未一罹險。獨此次不然。余以傍晚。孑身附球尾。扶搖直上。御風而行。意滋恬適。距駛空不逾半時。巨聲一震。繩忽中斷。斯時。球脫羈縛。輕忽飄疾。幾如弩箭離弦。一縱千里。余身懸空際。旁皇無主。一任風力簸蕩。隨球上升不已。初凝睇下視。艦大僅如豆。繼則愈升愈高。并艦之蹤影已杳。周

迴四矚。惟見白霧迷漫。包裹此身於鴻濛大氣中。星光數點。半爲霧氣蔽隔。閃爍無定。而冥冥太空。萬籟沉寂。聞見尠一物。閱者諸君。試思余此時躬歷之境。其悲慘爲何如耶。顧余進行之勇往氣。不少餒。時而審風測勢。察地味。聆地聲。間驗視氣壓之表。以卜離地之遠近。久之。輕氣漸洩。知球將得陸而墜。默忖茲球墜處。倘由此南達德岸布爾琴。則不幸孰甚。或轉北而降荷爾士天。則吾人之幸也。無何。下降之速率遽增。約又歷半時許。始覺離地僅千尺以內。乃備衣服。手槍。易雨衣。挾墜身傘。撒手舍球而下。斯時余身之墜。雖隕星不足喻神速。飛鳥不足方矯疾。迷離惝怳中。第覺繞身之四周。霧光閃閃如電。一刹那間。目前黑黯境狀又大異往昔。繞身不復有霧。則已足履大地。屹立草田間矣。余至是。略一定神。

始極目力周覽。髣髴一望平原。田野開闢。百武以外。石堵矗然。其下則麥田也。時夜色已深。幽闇彌甚。再遠視。則不辨人物。四顧并無廬舍之屬。不聞雞犬之聲。惟海鷗踏浪。拍翼作聲。遙遙可辨。知由此離海岸。或不遠耳。余茫無所歸。不識其地屬德意志。抑隸丹麥。姑去墜身傘。裹以亂草。密藏石堵之下。迎海浪聲而行。不數十步。突一人自叢莽中躍出。似久伏狙伺人者然。余愕立辨之。其人身穿雨衣。爲狀類漁者。因操德語探之。其人面呈訝容。囁嚅而言曰。子非病狂。此地何地。而操德語。子殆未諳英語乎。余頓悟此地爲我國領土。而聆其人之言。操德語甚熟。且純粹爲德音。度其人必德產。生而習之者。乃應之曰。余英人也。奚爲不稔英語。其人聞余言。立下其冠。高其領。幾欲盡翳其面目。并叩余曰。子何爲履斯

地耶。曰。此何待問。其人又矯首觀海曰。余不信子以舟來也。予久俟於此。而未嘗覩一楫。余曰。姑舍是。今欲得一夕宿。君能爲我下榻乎。曰。可。子且遲我於此。少須。俟予返而後挈子也。言畢。怱怱去。余目送之。其人去未久。旋聞噏昏嘯嘯聲。自彼方至。方猜疑是人而聲又繼作。比四望。杳無所見。乃坐以覘變。良久。無他異。其人亦不返。余心大疑。念其人必設辭誑我。我不早審之。致受其愚。毋乃不智之甚。已而轉幸余得奇遇。邂逅斯人。地旣屬英土。斯人必非土著。察其言動。斷乎異於是地居民。然則余適離太空之奇險。卽入奇境。吾生性好奇。所遭亦多奇。未始非天之錫我也。思至此。余轉樂甚。一躍而起。信步前行。蹢躅數百武。瞥見一田舍。短籬四繞。緊閉柴扉。趨而叩關。一老農應聲出。余具道來意。老農極口應許。

隨引余入。登草堂。命坐。并出妻若子見余。余一一爲禮。老農叩余姓名。余曰。僕馬龍佐也。現爲海軍少佐。老人自言爲史培德。指一老婦謂爲其妻。一女曰梅姝。二少年一名繼祖。一名作驥。余觀諸人。悉樸儉。具有田舍家風。獨作驥天真爛漫。輒目客憨笑。卽其狀貌。亦與諸人懸殊。殆非史老所出。惟余不便窮詰耳。余詢老人此地何名。老人曰。此蘭西島也。余念蘭西一名風島。與國之北陲軍區。隔離較遠。雖有犄角之勢。并無險阻之利。非形勝之要隘也。時余腹枵甚。老人似已知之。出疏食款余。余飯之甘。主人見狀。頗喜。并不究問余之所從來。惟加餐勸客。已則旁坐。徐吸淡巴菰相陪。蓋是時時計針已指亥末。田家早息。皆將就睡。以余之來。故遲其寢耳。余餐旣畢。老人示余旁間一小屋。藉草作茵。席地安枕。余感

其留客之誠。殊弗以爲簡慢。老人去。余體憊甚。因亦假寐。一宵鼾睡。迨翌日晨。光射戶。好夢始回。亟披衣起。探問主人。知於黎明時已率子女往田間耕作。余詢得田疇所在。邁步趨其前。老人早望見余。輟耕以待。余謝昨夕之惠。且叩之曰。翁若此田連阡陌。而猶耕鋤自力。意者此中自有真樂乎。史老豐然曰。敬謝君言。僕何人斯。安有此福。有此福者。皆吾林主人也。余曰。林君何如人。曰。主人爲此間鉅族。富埒王公。貲財累萬。凡島中之田。半爲彼有。如予者。特彼家之佃戶。爲吾主人僱用者耳。余聞其言。怦然心動。亟曰。主人何在。余卽今謁之。何如。史老曰。如此。則由此東趨數里。有甲第雲連。沈沈華屋者。卽主人之居。主人溫藹。見之或不拒客也。余感其指引。卽欲往訪其人。乃辭史老。並酬以膳宿資。却而後受。恩恩

告別。如老人言而行。且行且思。偶觸宵來穿雨衣之人。奇想頓生。彼以深夜無人。子身狙伏海濱。自謂久俟於此。所俟果何人歟。及聞余爲英人。則又立藏其面目。掩之不迭。際此戒嚴時代。軍務倥傯。陰謀間諜之徒。遍佈各地。蘭西雖僻處海隅。安保無奸人竄伏其中。乘隙以圖一逞。余於斯人不能無疑矣。當余與斯人問答之頃。彷彿其人身量修短適中。默睛而虬鬚。最易注目。其他細憶不甚了了。方摹擬間。突有崇閎大廈。起於百步之外。意史老所謂華屋。卽此是也。疾趨至前。抵一門。門洞闢。不見閤者。逕入其庭。庭盡有室。余從容摳衣。纔升階之第一級。室簾猝然自下。一人從室後出。體幹中人。鬚鬢有髯。瞪目注視余。余亟與爲禮。曰。林主人在家否。語末故綴以德音。其人曰。子欲見醫士乎。僕請爲紹介。言已先

入。余隨其後。既入室。一岸然道貌之醫士。亟起立。與余握手。余述  
 姓氏畢。轉叩主人。醫士曰。鄙人林姓。東廬其名。隨指有髻者曰。此  
 吾友敖賓年也。余道史老言及來意。東廬曰。先生誤矣。史佃所稱  
 之主人。乃家兄輝烈。非鄙人也。賓年在旁笑曰。窮島何幸。值如許  
 揚譽。余曰。敖君胡出此言。豈君亦茲島主翁乎。曰。僕非土著。惟島  
 中事知之較稔。殊不願爲尊客諱。要之君所謂大廈。此間數之實  
 寥寥。除輝烈外。此亦一部份。餘二則一爲禮拜堂。一爲牧師之居  
 第也。醫士屢目賓年。賓年不顧而笑。余起告別。醫士亦不堅留。余  
 既出。陰念此行誤入醫室。殊出意表。室簾猝下。必非無故。賓年之  
 貌。與東廬之行。皆足啓人疑竇。尤可慮者。余所往訪之主人東廬。  
 謂卽彼之兄。今其弟與客。詭異已若是。則輝烈可知。然既已奔波

至此。萬無半途折回之理。姑俟進見時隨機應變。總之莫令知我真相。爲第一要鍵也。計劃既定。縱步再東。斗聞背後有人厲聲呼余曰。止。余大駭。回視。則見一怪叟。箕踞坐道旁。容貌寢陋。衣服垢敝。紺其髮。而白其髯。顧余言曰。先生亦知此時日乎。時余猶御雨衣。審其言。明明嘲我。不禁大聲叱之曰。干汝何事。若斯無禮。老叟似作不聞。曰。先生能假我火寸乎。余愕然不能答。急趨而過。驚訝幾失聲。斯島其迷島歟。以余今茲所見。如岸際之人。醫室之客。道旁之叟。抑何離奇怪誕。墮我於五里霧中。百思不得其解也。雖然。余敢誓言。必破此疑城而後去。行久之。塗漸寬廣。一望平坦。遙見當吾前者。傑閣巍峨。重樓璀璨。知距目的地不遠。久之。抵其處。參天古木。排列兩行。時當秋仲。商飈吹動。葉密陰深。烏鴉數百。成羣。

盤旋樹頂。啞啞不已。道之轉角。斜露蠣粉牆一帶。上垂薜荔。古色斑爛。沿牆以內。徧栽叢樹。剪伐整齊。高出垣端約寸許。由此繚繞向南。得一環式鑿花之鐵門。雙扉緊掩。闔其無人。余步至前。逕按其鈴。門呀然啓。一蒼頭肅客入。隨導至園林。由左旁一甬道曲折穿過。道以小石砌成。光滑且平。兩旁細草紛披。中隔短籬。徧植名花異卉。秋色鮮妍可愛。瞻眺未竟。瞥覩有女郎自內出迎。翩若驚鴻。長裙窄袖。玉貌娉婷。年事約十七八許。微啓櫻唇。問余訪誰。余鞠躬以林主人對。女郎含笑迓入。抵一廳事。是屋比連五間。高約四層。廳居其下。崇閣軒敞。雕鏤精工。文石作垣。氍毹鋪地。瓶罌彝鼎之屬。似皆購自支那。羅列古雅。潔淨無纖塵。右偏套室。帷幕啓處。蟠然一翁。危坐椅中。女郎止步。余趨前致禮。林老答甚恭。余道

姓氏。申述史老之言。且曰。僕素業商。此來道經貴島。深愛風土清嘉。徘徊不忍遽去。迨聞史老稱及盛名。爲一方領袖。是以不揣冒昧。晉謁龍門。藉識荊州。以誌敬慕耳。林老軒渠曰。村農無知。先生過聽。老朽安敢當。先生不遠千里。來此荒島。足見雅人深致。自是不凡。今幸玉趾賁臨。蓬華有光矣。日來老夫正苦無良伴以解岑寂。倘不嫌蝸居狹陋。敢以此屈先生下榻。何如。余聞言大喜過望。急忙道謝。時女郎在側。林老指謂余曰。此弱息娟妍也。老夫止生此女。愛若掌珠。是兒亦可人善解予意。余就與爲禮。娟妍應接周至。一舉一動。態度俱極嫺雅。余於斯時。接近芳容。始得仔細端詳。覺其凝脂之膚。不施粉澤。斌媚純出於天然。其眉宇間。又別具一種英爽氣。殆巾幗而丈夫歟。無何侍者傳餐。林老殷勤款余。余既

認林爲東道主。卽亦不作虛文遜謝。遂偕父女相將至餐間。煥然一室。几筵羅列。水陸雜陳。林老引觴勸酬。意興頗豪。酒酣縱談時事。詞鋒犀利。痛快淋漓。多出人意表之論。娟妍吐屬。溫文清談。娓娓。綽有父風。筵撤進咖啡。小飲逾時。復入套室。談論終日。竟不能測彼父女之底蘊。余心甚異。日旣夕。余請於林老曰。僕此來倉猝。未去雨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明公不以爲不恭。猥以客禮見待。鰥生何幸。惟仍衣雨服外出。恐礙觀瞻。今欲假公一襲。以易此衣。未識公能許我否。林老面露訝容。口連稱可。遂掣鈴召侍者。導余入廳後左偏之一室。室小而精。掃除潔淨。銅床玉案。几椅瓶鏡。漱盂之屬。一一具備。以專供來賓之下榻於斯者。已而林老偕一女傭。攜包踵至。開袱則褐色新製之袍也。林老以袍授余。余試之適

體時余偶睹。室旁一書檯。乃指一邊之屨。謂之曰。僕欲以所易之衣置其中可乎。林老尤錯愕。徐答曰。惟命。語畢逕出。斯際室中無人。余卽加袍雨服之上。空其屨而肩鍵之。復出見林老曰。僕敢乞公賜一火寸。公有之乎。林老詫甚。曰。憶老夫尙有家藏者。但此時未敢報命。容徐覓之。余一再道謝而出。少須各就寢。翌晨爲來復日。俗尙禮拜。島中無論男女老幼。悉奉耶教。信仰尤切。是日天纔拂曉。林老已率女公子往禮堂早禱矣。余晨興無事。因亦步往觀禮。涂次所見島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且皆如羲皇上人。耕田鑿井。自得其樂。幾不知有歐戰事。島中禮堂凡二。各有牧師分司其職。是時一牧師適撙疾輟講。故島人紛紛咸齎集於此堂。堂制崇式。古壁石嶙峋。少加雕琢。斑駁可愛。余入門時。讚美甫畢。琴聲悠

然而止。登壇者爲一古心古貌之牧師。朗詞演講。藹然皆仁者之言。島人聆其緒論。莫不歡忻鼓舞。肅然致敬。余至是又私歎此非迷島。殆世外桃源焉。已而衆散歸。余亦覓得娟妍。與之同返。出禮堂數武。余叩之曰。今日之會。可謂盛矣。然不見令叔東廬及敖賓年何也。娟妍曰。彼輩蹤跡無常。此間非數至者。余曰。尙有一老亦未至何也。娟妍曰。何人。曰。白髻紺髮。敝衣垢面之叟耳。余嘗見之於令叔醫室附近之道中。娟妍細思良久曰。島中無此叟也。余曰。密司之言信乎。曰。實不誑君。余遂不言。旣歸。已具午餐。餐後。不耐家居。思出外運動。又獨身行半里。頗覺惆悵無聊。乃自身畔出手槍。擇隙地作擊石之戲。余幼習射藝。槍法素嫻。發必命中。故常用以取樂。是時。余正撥機瞄準。彷彿樹旁有人佇立。默窺余技。回眸

微睨。神經一震。陡然有所感觸。仔細思索。似窺我者。酷肖前夕海涯雨服之人。余心大疑。急定神審視其面。則史老之子作驢也。作驢呆立吾前。熟視若無覩。余藏槍於懷。微叩之曰。別纔兩日。祝君納福。尙識我否。作驢不答一語。吃吃憨笑。目余不少瞬。余故作隱語曰。是地何地。余久俟於此。而未嘗覩一楫。作驢突啓口曰。否。島中有舟。百有六也。余曰。此地風俗喜用蠟製火寸乎。作驢縱聲狂笑。余亦爲之解頤。余復詢之曰。子恆往來島中。見有能諳德語之一客耶。曰。否。旣而曰。然。余曰。其人雨服而小冠。默晴而多髯。恆以夜出。子嘗見之否。作驢搖首不應。余見其憨狀可掬。坦然不疑。乃探囊出銀幣一枚贈之曰。此後子倘遇是人。幸卽告我。并示以地點。作驢允諾。歡謝而去。時夕陽銜山。暮色漸暝。余亦怱怱循道歸。